

行吟故乡

□王晓林

恬淡、本分。我站在高处眺望，小河依旧蜿蜒，河水依旧吟唱，小桥依然风采。流淌在我老家门前的那条小河，哗哗啦啦的河水，是我少年时最迷恋的地方。每到暑期，在小河拐弯的平缓处，我和同伴戏水嬉闹，常拿着母亲编织的竹篓捞鱼网虾。小河有我的童真，我的梦幻，我的向往。河水一路进发，浩浩荡荡，以水的个性向东挺进，汇入长江，奔向东海。十多公里外的老龙洞是小河的发源地。由无数条溪流汇集成河。我很自信，故乡的溪水也能奔向大海，去领略大海的惊涛骇浪，汹涌澎湃。我敬佩故乡的河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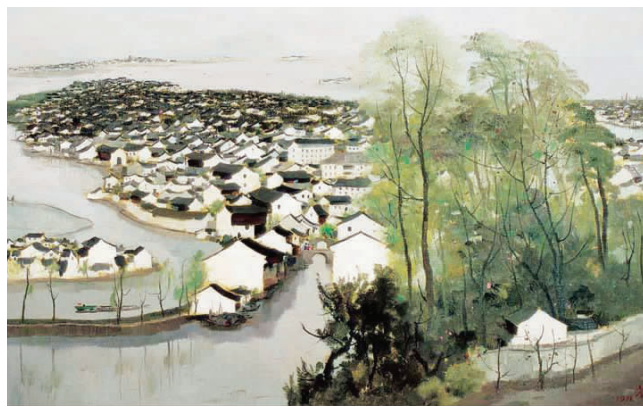
回望曾经居住的老屋，几分眼生，几分熟悉，耳边似乎回响起母亲呼唤赶禽放牧的儿子归家，那声声呼唤，是娘盼儿归家的急切，是娘心中的牵挂，一声声，一句句，在风中回旋，在院落回荡。

走进我喜欢的田野，田园春光无限，美景醉人。金黄的油菜花，绽放出春天的妖娆，把自己出彩的生命都绽放在春天。地里，刚出土的秧苗努力向上，昂首挺胸迎接春雨的洗礼，春雨注入了它生命的活力。水田里，膘肥体壮的水牯迈开双腿，耕犁出春的希望。农人高高地举起鞭子，啾啾吆喝着牛，农耕时节的田园之美挥之不去。一块块杂草丛生的水田，在农人“啾啾”的吆喝声中，被翻犁了出来，泥坯整齐，沉睡了一个寒冬的泥土，把自己晾在春雨中淋浴，永远可以养眼、耐看。这块古老的土地，焕发出春天的气息。

故乡远古，深藏于铜锣山东麓、明月山西麓的邻水河畔，东西南北有山峦为屏障、四面八方的河流都在此汇合而得名，古曰“有邻山环之，邻水四合其城”。它有着悠久的历史，古名金城，从南朝梁大同三年（公元537年）州治县治均设于此，至南北朝、隋、唐、明、清历代皆为川东重镇。明清时曾两度是顺庆府四合分府署所在地，这里演绎过城市的辉煌、灿烂。演绎过城池的繁华、浮沉。相传，南宋诗人陆游和范成大都曾到过瀟山县，并留下了一些墨宝。瀟山县古衙门遗址位于白鹤林村御临河与白水河的交汇处，依稀可辨的字迹，记载着岁月的沧桑与不老。

漫步在故乡的土地上，清风送来花香的问候。这是故乡的花香，它撩动着归乡的思绪。站在故乡的土地上，我倍感亲切、安稳。故乡的土地，活力迸发，故乡的土地，激情飞扬。它的明天，像东升旭日，欣欣向荣。

时间让故乡像陈年佳酿，悠远流进我的梦里。



行在故乡，吟唱老家。老家有很多值得珍藏的农人和农事，或一个片段，或一个细节，随意撩动我的思绪，让思绪放飞，去苦思，去过滤，笔尖上的文字，涓涓流淌，淡淡的乡情，淡淡的乡愁悠然浮现。

春日正暖，故乡的那片洁白如雪的梨花、那片闪烁着阳光的油菜花遥遥地呼唤我回家。回家、回家，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去。

故乡并不遥远，距离大竹县城仅50多公里，毗邻重庆垫江以及广安邻水。那里青山绿水，山色秀丽；蓝天白云，飘过头顶；河流交错，石桥亘古，流水清澈欢畅，河底的鱼虾贝壳卵石清晰鲜活，不时有打鱼人携鸬鹚泛舟在河面上，鸬鹚在河面上尽情畅游，不时钻下水，嘴上叼着鲜活的鱼儿，摇头摆尾朝船心游去。故乡古迹众多，有建在悬崖、面向东河的鲁班洞，有身处绝壁、体型巨大的睡石牛，这些名胜在幽幽的故土上沉睡了千年，千年的风霜雨雪，让它风貌依旧，岁月长留。

以往每次回故乡，都是来去匆匆，哪有今天这样从容？真想用双眼览穿穷尽，用思绪让灵感飞扬，感受乡村诗一般的宁静，抚慰我思乡浓浓的故土情结；我喜欢漫游在儿时放牛割草的那片河滩，河滩上有我和牛儿的对话，山坡上有我负着重背筐的艰难。那些匍匐在大地上肆意疯长的青草野花，一朵朵，一簇簇，露着微笑，含着露珠，迎着清风，扭动腰肢，向我点头示意，仿佛在用它们独有的方式欢迎我这个故乡过客。

遥想过去，故乡丰盈的田园尽管养育如斯，但躁动的青春依旧不安，我总想逃离乡村，逃离贫穷，迫不及待地冲进大都市过着斑斓的生活，似乎那里才是锦上天堂。多年以后，那颗躁动不安的心才渐渐平息。当我满怀疲惫回到故乡，蓦然发现，故乡保存着原来的

一套西服

□唐益明

上世纪九十年代末，一个来自大山深处的乡村教师身着笔挺的西服，在二十多个新闻专业评委面前落落大方，侃侃而谈，最终以出色的表现从七十多名面试者中脱颖而出，实现了做“无冕之王”的梦想，开启了人生新的征程。——题记

20岁那年，我师范毕业，被分配到一所偏远的乡村小学。那段时间，我情绪低落，但心中仍然坚定一个信念，机会一定会留给有准备的人。每个夜里，我改完作业备好课，哪怕再晚也要坚持阅读和写作。两年以后，机会终于来了，电视台向社会公开招考三名记者，我以第一名的笔试成绩成功进入面试。

我个子不高，其貌不扬，即将到来的面试让我十分忐忑，缺乏信心。此时，朋友建议我买一套像样的西服，在考场上给人以干练、自信的印象。面试的头一天，朋友陪我在荷叶街的各个服装店进进出出，试穿了无数套衣服，每次都说不出来是哪里的衣服，但反正就是看着别扭，不合身。半天下来，我和朋友腰酸背痛，腿脚发软，一脸的痛苦。

天色渐晚，就在我们快要放弃时，路过了拐角处的西服专卖店，一眼望去，店内衣服和其它店的没什么不同，我欲离开，朋友却一把将我拉进店里说再试最后一次。导购员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一番，然后给我推荐了一套灰色的西服。

西服看上去甚是普通，我有些不以为然，漫不经心地试穿。熟知衣服一上身立即引来了朋友的感叹：“天啦，简直就是量身定做，人一下精神了好多！”我对着镜子一看，这西服果然适合小个子男生，上身效果好，穿着十分得体。在当时，一套西服五百多元，相



当于我两个月的工资，说实话还是挺贵的，但我还是一狠心买了下来，并凭着它带来的自信在面试中扬长避短，超常发挥，获得了成功。

在新的工作岗位上，每次采访都代表着台里的形象。所以在穿着上西服成了我的首选，而它也没有让我失望，既让我充满活力，积极向上；又让我成熟稳重，端庄大气。

2004年9月3日，全市遭遇特大洪灾。我穿上它深入各地采访，出境报道，将灾情或典型人物事迹通过荧屏传遍巴山渠水。2008年“5·12”汶川大地震发生，依然是它陪伴我深入灾区，做了长达一个月的抗震救灾宣传。虽常常身心疲惫，不时经历危险，但每当自己身着西服通过荧屏把灾区情况传达给观众时，心里满满都是成就感。

回望这些年，西服与我一路相伴，它就像最亲密的兄弟，最忠实的挚友，让我内心踏实，底气十足，不断勇往直前。是它陪伴我觉得勤劳善良的妻子，收获了甜蜜的爱情；更是它陪伴我拥有一生喜欢的工作，收获了成功的事业。尽管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更多的时候会选择宽松休闲的衣服，但对于这套西服，我却始终有一份不变的情节，我会一直将它珍藏。

那段时间，他正处于情感的动荡时期。

因为事业的成功，他从一个地地道道的乡下农民变成了一个堂堂皇皇的城里国家干部。见过了精彩纷呈的城里世界，他再也看不惯乡下那位土里土气黄脸老婆了。然而道德与良心，当然，还有那来之不易的职位使他不能或者说不敢轻易与老婆谈离婚的事。

嫌弃而又弃其不了，烦恼便在他心里油然而生。

于是，每晚，他都会出现在那个别致的小餐馆。说它别致，是因为小餐馆除了出售清一色的素菜外，还不停地放着早已不合时宜的高雅音乐；当然也卖酒，但只有啤酒、葡萄酒之类。因此，与其说是餐馆，不如说它是音乐酒吧更合适。用老板的话说，到这儿来的多半是一些失意或落魄之人。的确，这里单身顾客居多，顾客们多是各自默默地吃菜，闷闷地喝酒，静静地听音乐。往往一坐下便是一个晚上。

突然有那么一天，店里来了一对老年夫妇，而且从此，每晚七点钟，他们均会准时出现在小店门口。每次进店时，这对老年夫妇都是手挽着手。无论是店里顾客或是小店的主人都看得出来，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。为此，这对老年夫妇可算是小店一对特别引人注目的顾客了。

老年夫妇来的次数多了，不仅店主及服务员与他们相熟了，原来那些一向沉默寡言的顾客也似乎找到了倾谈的对象。因为这对老年夫妻总是那么和蔼可亲。

那天，那位老先生说：他年轻时浪迹天涯，经历过许多磨难和情感坎坷。那些磨难和坎坷每一个都是感人至深的故事。回忆往昔，老先生总是慷慨激昂，言语中溢满了自豪。老先生一遍遍讲述着他的故事时，他的老伴总是在旁边幸福地聆听，好象她跟他一辈子还没听够他浪漫的故事似的。她微笑着，像一个小姑娘似的羞涩地注视着自己的丈夫；从不插嘴，只把一只苍老的手静静地放在丈夫那同样苍老的手里。

后来，店主为感谢老年夫妇为小店带来的生气，店里每次都会在菜单之外特别为他们奉献一份水果。老先生很高兴。他说，花是年轻人的，果实才是老年人的。我们夫妇都很喜欢这水果。

有一次，服务小姐问老太太要不要试试一种新牌子的果汁，老太太微笑着摆了摆手，然后信赖地望着身边的丈夫。直到这时，老先生这才告诉大家，他的爱妻是个聋哑人。

至此，店里所有的人都被感动了。被他们这一辈子的相依相伴；被他们没有语言的至深爱情。店里的所有人都一齐站了起来，真诚地为这一对一身相依为命的情侣鼓掌。店主特地为老年夫妇放了一曲《昨日重现》。最后，老先生握着老伴的手大声说，年轻人，让我来告诉你们什么是幸福吧：对我来说，幸福就是和我相爱的人一起慢慢地变老。说着，便将身边的老伴拥进了怀里。

听了这话，看了老先生这举动，店里的人都沉默了。

那位情感动荡的年轻人也趁人不注意，悄悄离开了小店。这是他第一次提早离开。离开时，年轻人便想，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到这小店来了。

幸福就是和相爱的人一起变老

□巴山